理學類編

卷之三

31
74
4

繫辭上文云曰易與天地準故能弥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本義曰以晉聖人以易之書也繫辭又曰易之為書也繫辭也原始反終以為質也蓋易有原始反終之事是以能知死生之說也与上文以易之書觀察天地以知幽明之故一般是推之精氣為物游魂為變亦當指易有此事而言世傳京房飛伏歸魂之法

理學類編卷之五

臨江後學張九韶美和編輯

鬼神

易繫辭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程子曰人能原始知所以生便能要終知所以死又曰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故必以春為始而原之

豈其支流耶若如先儒說精氣游魂即是鬼神之情狀也是故知三字甚為無謂且不与上事類也善讀書者當推究之

其必有冬以冬爲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或問遊魂爲變是變化之變否曰既是變則存者亡堅者腐更無物也又問鬼神果有情狀否曰有之曰既有情狀是有鬼神矣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也○張子曰精氣者自無而有遊魂者自有而無自無而有神之情也自有而無鬼之情也自無而有故顯而爲物神之狀也自有而無故隱而

爲變鬼之狀也○朱子曰原者推之於前反者要之於後陰精陽氣聚而成物神之伸也魂遊魄降散而爲變鬼之歸也又曰反只如摺轉來謂推原其始摺轉來看其終如回頭之義是反回來觀其終也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此是兩箇合一箇離精氣合則魂魄凝結而爲物離則陽已散而陰無所歸故爲變又曰精氣爲物是合精與氣而成氣魂而精魄

也遊魂爲變則是魂魄相離雖只說遊魂而不言魄而離魄之意自可見矣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是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鄭氏曰氣謂噓吸出入者耳目之聰明爲魄陰讀爲

案義神之著也下云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万民以服余謂此章言鬼神者廟祀死者之魂魄教而尊之之称也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是承上文鬼神之問恐當作神也者氣之盛也鬼也者魄之盛也言鬼神者氣魄之盛名也故下文承之云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孔疏云直名魂魄其名不尊聖人因制造尊極之称名之爲鬼神是爲得大旨然此章但就人之精靈而言非凡鬼神之通論也

陰言入之骨肉蔭於地中爲土壤焄謂香臭也蒿謂氣蒸出貌上言衆生此言百物明其與人同也不如人貴耳○朱子曰鬼神之露光處是昭明其氣蒸上處是焄蒿使人精神竦動處是悽愴又曰焄蒿是鬼神精氣交感處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

鄭玄注之體猶志可猶所也不有所遺言物無不以鬼神之氣生也朱子之說益從鄭義也伊藤仁齋曰體猶象也言鬼神無形聲雖欲象物遺之而不可得也余謂體如體天地之撰之體呂氏春秋曰道無形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為狀語意正同仁齋之說極為明當鄭朱之解尤屬牽強宋儒以鬼神為造化之異名以指天地万物其誤益出乎此

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朱子曰為德猶言性情功效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是其為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然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定宇陳氏曰此章自體物而不可遺以上所說鬼神所包甚闊凡天地造化日月風雨霜露雷霆四時寒暑晝夜潮水消長草木生落人生血氣盛衰萬物生死無非鬼神自使人齋明以下方是就無所不包之鬼神中提出所當祭祀之鬼神來說見得鬼神隨祭而在流動充滿昭著發見無所不在所謂體物而不可遺者可驗於此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

上之所說即是所當祭祀之鬼神看解首尾衡決其失之義亦可見矣

朱子語類因說鬼神曰鬼神事自是箇着那箇無形影是難理會底未消去理會且就日用緊切處做工夫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說盡了此便是合理會底理會得將間鬼神自有見處若合理會底不理會只管去理會沒緊要底將間都沒理會了朱子此語可謂能窮人矣

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朱子曰問事鬼神盡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朱子曰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饒氏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兩句當合看如未病而謹疾有病而問醫此人事之所宜也若不務此而專禱鬼神是不知也爲善去惡亦人道之所宜也或者不務爲善而專媚神以求福不務去惡而

專求神以免禍是不知也夫鬼神謂之無則洋洋如在謂之有則不可度思當於有無間處之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跡也○朱子曰功用只是論發見者如寒來暑往日來月往春生夏長皆是又曰雨風露雷日月晝夜此造化之迹也此是公平正直鬼神若所謂（韓文原鬼）嘯于染（梁）觸于胸此則不正邪暗或有或無或去或來或聚或散者又曰古之戰場往往有鬼彼皆強死固宜未散問此亦造化之跡乎曰若論正理則如樹上忽生出花葉空中忽然有雷電風雨此便是造化之跡但人所常見故不之怪忽聞鬼嘯見鬼火則便以爲怪不知此亦造化之跡但不是正理故以爲妖怪耳

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朱子曰良能

是說往來屈伸乃理之自然非有安排措置二氣是陰陽良能是其靈處又曰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跡却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蓋程子之說固好但只渾淪在這裏張子之說分明便見有箇陰陽在○饒氏曰造化之跡指其屈伸者而言二氣良能指其能屈能伸者而言程子說得粗張子說得精程子只說他屈伸之跡不說他靈處又曰良能是

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孟子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謚法民無能名曰神神也者靈妙不測之稱也故凡天地山川及人物之靈名之曰神尊而稱之也爾雅曰鬼之為言歸也尸子曰古者謂死人為歸人列子曰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鬼也者謂死者之精灵耳廟祀之則謂之神詩曰神嗜飲食卜爾百福是也不廟而祀之則直曰鬼也祭法

指鬼神之性情而言

張子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天地不窮寒暑耳衆動不窮屈伸耳鬼神之實不越乎二端而已矣○問滋息是生息之息是止息之息朱子曰只是生息又曰人自方生而天地之氣只管增添在身上漸長漸大至極盛了又漸衰耗以至于散

曰庶人無廟死曰鬼是也對而言之則天曰神人曰鬼散而言之則通曰鬼神古之所謂鬼神者其義如是而已矣若夫魂氣曰神体魄曰鬼之說雖乎衆義而推之他書多所窒礙恐是非孔子之言後儒之假托耳後世因之以為陰陽之靈遂訓之曰神者伸也以對鬼者帰也於是乎往來屈伸之說生焉凡天地造化之功用統而名之以鬼神一而其義汎漫之多窒礙於是牽合補湊為之分疏其言紛然眩惑学者使失其本義矣是宋儒好玩思於精微而不徵諸古之過也

○平巖葉氏曰物自少以至壯氣日至而滋息息者生而就滿也自壯以至老氣日反而遊散散者消而就盡也

張子曰氣於人生而不離死而游散者魂聚成形質雖死而不散者魄

張子曰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神祇者歸之始歸往者來之終○朱子曰天下萬物萬事自古及今只是箇陰陽

消息屈伸橫渠將屈伸來說鬼神說得變通又曰鬼神屈伸也如風雨雷電初發時神也及風止雨過雷住電息則鬼也又曰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纔動便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問來而伸者為神往而屈者為鬼凡陰陽魂魄人之噓吸皆然不獨死者為鬼生者為

邵子說鬼神獨不失其義大勝於程張諸儒

神故横渠云神祇者歸之始歸往者來之終曰然問既屈之氣又自有屈伸曰祭祀致得鬼神來格便是既屈之氣又能伸也

邵子曰鬼神無形而有用其情狀可得而知也於用則可見之矣若人之耳目鼻口手足草木之枝葉花實顏色皆鬼神之所爲也福善禍淫主之者誰邪聰明正直有之者誰邪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任之者誰邪皆鬼神之情

管子內業云凡物之精此則爲生下生五穀上爲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胸中謂之聖人是指精靈之氣与程張汎言陰陽之用者大不同張氏引之可謂牽合矣

狀也○觀物張氏曰管子云流行於天地之間者謂之鬼神鬼神者太極之英氣正理行乎兩間爲天地之用者也氣其狀也理其情也

邵子曰氣形盛則魂魄盛氣形衰則魂魄亦從而衰矣魂隨氣而變魄隨形而止故形在則魄存形化則魄散

或問死生之說上蔡謝氏曰人死時氣盡也曰

朱子說鬼神舉明道有無之說因斷之曰有若是無時古人不謂是求旨戒三日齋或求諸陽或求諸陰須是見得有語類此說得古聖賢之意

有鬼神否曰余當時亦曾問明道先生先生云待向汝道無來汝怎生信得及待向汝道有來汝但去尋討看

或問鬼神之說其詳柰何朱子曰鬼神之義孔子所以告宰我者見於祭義之篇其說已詳而鄭氏釋之亦已明矣其以口鼻之噓吸者爲魂耳目之精明者爲魄蓋指血氣之類以明之程子張子更以陰陽造化爲說則其意

又廣而天地萬物之屈伸往來皆在其中矣蓋陽魂爲神陰魄爲鬼是以其在人也陰陽合則魂凝魄聚而有生陰陽判則魂升爲神魄降爲鬼易大傳所謂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者正以明此而書所謂徂落者亦以其升降爲言耳若又以其往來者言之則來者方伸而爲神往者既屈而爲鬼蓋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陽主伸陰主屈

而錯綜以言亦各得其義焉○問鄭氏云口鼻之噓吸者爲魂耳目之精明者爲魄先生謂此蓋指血氣之類言之口鼻之噓吸是以氣言耳目之精明是以血言目之精明以血言可也耳之精明何故亦以血言朱子曰腎家以耳屬腎精血盛則聰聰精血耗則耳聵矣氣爲魂血爲魄又問眼體也眼之光爲魄耳體也何以爲耳之魄曰能聽者便是如老

人耳重目昏便是魄漸衰散又曰陽魂爲神陰魄爲鬼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此以二氣言也然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凡氣之來而方伸者爲神氣之往而既屈者爲鬼陽主伸陰主屈此以一氣言也故以二氣則陰陽爲鬼陽爲神以一氣言則方伸之氣亦有神有屈其方伸者神之神其既屈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有屈有伸其既屈者鬼之鬼其來

格者鬼之神天地神物皆然不離此氣之往來屈伸合散而已此所謂可錯綜而言者也又曰一氣之分即一氣之運以分言之則精爲陰而氣爲陽故魄爲鬼而魂爲神以運言之則消爲陰而息爲陽故伸爲神而歸爲鬼然魂性動故當其伸時非無魄也而必以魂爲主魄性靜故方其歸時非無魂也而必以魄爲主則亦初無二理矣

朱子曰子産有言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蓋嘗推之物生始化云者謂受形之初精血之聚其間有靈者名之曰魄也既生魄陽曰魂者既生此魄便有暖氣其間有神者名之曰魂也二者既合然後有物易所謂精氣爲物者是也及其散也則魂遊而爲神魄降而爲鬼矣○北溪陳氏曰所謂始化是胎中略成形時人初間纔受得氣便結成箇胚胎

模樣是魄既成魄便漸漸會動屬陽曰魂及
形既生矣神發知矣故人之知覺屬魂形體
屬魄

朱子曰天地間如消底是鬼息底是神生底爲
神死底爲鬼四時春夏爲神秋冬爲鬼人之
語爲神默爲鬼動爲神靜爲鬼呼爲神吸爲
鬼或問氣魄曰魄屬鬼氣屬神析木煙出是
氣滋潤底是魄人之語言動作是氣屬神精
血是魄屬鬼發用底皆屬神是氣靜定底皆
屬陰是魄知識底是神記事底是魄人初生
時氣多魄少後來魄漸盛既老魄又少所以
耳聾目昏精力衰記事不定

問草木土石有魄而無魂否朱子曰易說精氣
爲物則是有精氣方有魂魄草木土石不可
以魂魄論但出底氣便是魂精便是魄譬如
燒香煙便是魂燒出漿汁來是魄魂者魄之

光敝魄者魂之根本又問體魄有分別如耳目是體聰明是魄曰然魂者氣之神魄者體之神淮南子註謂魂人陽神魄人陰神此說好

問魂魄陰陽之義朱子曰魂如火魄如水又問鬼神便是精神魂魄曰然且就一身看自會笑（語）自有許多聰明知識虛空之中忽然有風雨有雷電這是如何得恁地這都是陰陽相感都是鬼神看得到此見這一身只有箇軀殼在這裏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所以橫渠云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只是一箇道理

朱子曰魂魄死者之神靈蓋魂神而魄靈魂氣而魄精魂陽而魄陰魂動而魄靜生則魂載其魄魄撿其魂死則魂遊散而歸于天魄沿墜而歸于地也

朱子曰精氣就物而言魂魄就人而言鬼神離乎人物而言生則謂之精氣死則謂之魂魄物則謂之鬼神（天地公共底）

朱子曰魂氣升于天體魄歸于土神氣上升鬼魄下降不特人也凡物之枯敗其香氣騰上物則腐於下又曰天地陰陽之氣交合便成人物氣便是魂魄精便是魄到得將死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下體漸冷所謂魄降

或問天地之化雖生生不窮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能原始而知其聚而生必知其後必散而死能知其生也得於氣化之日初無精神寄寓於太虛之中則知其死也與氣俱散無復更有形象尚留於冥漠之內朱子曰死便是都散無了又問遊魂爲變間有爲妖孽者是如何曰遊字是漸漸散若爲妖孽者多是不得其死其氣未散故聲結成妖孽

若尫羸病死底人這氣消耗盡了方死豈得更鬱結而成妖孽然不得其死者久之亦散也

或問世人有爲精怪迷惑此理如何朱子曰家語有之曰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羵羊皆是氣之雜揉乖亂所生以爲無則不可如冬寒夏熱春榮秋枯此理之正也有時忽夏寒冬熱冬月開一朶花豈可謂無此理但非正耳故謂之怪孔子所以不語學者未須理會也

叔器問先生前日說日爲神夜爲鬼所以鬼夜出如何朱子曰間有然者亦不能皆然夜屬陰且如妖鳥皆陰類故皆夜鳴

南軒張氏曰鬼神之說合而言之來而不測謂之神往而不返謂之鬼分而言之天地山川風雷之屬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祖考祀享

中庸鬼神之為德也章云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誠不可揜猶言誠於中形於外誠只言實耳非謂鬼神之德也南軒以誠為鬼神之德蓋誤會中庸也

於廟曰鬼就人物言之聚而生為神散而死曰鬼又就一身言之魂氣為神體魄為鬼凡六經所稱蓋不越是數端然一言以蔽之莫非造化之跡而語其德則誠而已

北溪陳氏曰自天地言之天屬陽神也地屬陰鬼也就四時言之春夏氣之伸屬神秋冬氣之屈屬鬼又自晝夜分之晝屬神夜屬鬼就日月言之日屬神月屬鬼又如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氣之伸屬神及至收斂後帖然無蹤跡是氣之歸屬鬼以一月言之則旦起日方升屬神午以後漸退屬鬼如草木生枝生葉時屬神衰落時屬鬼如潮之來屬神潮之退屬鬼凡氣之伸者皆為陽屬神凡氣之屈者皆為陰屬鬼古人論鬼神大槩如此更在人自體究又曰就人身上細論大槩陰陽二氣會在吾身之中為鬼神以寤寐言則

寤屬陽寐屬陰以語默言則語屬陽默屬陰
動靜進退行止皆有陰陽凡屬陽者皆爲神
爲魂凡屬陰者皆爲魄爲鬼人自孩提至於
壯是氣之伸屬神中年以後漸漸衰老是氣
之屈屬鬼以生死論則生者氣之伸死者氣
之屈就死上論則魂之升者爲神魄之降者
爲鬼魂氣本乎天故騰上體魄本乎地故降
下書言帝乃徂落徂是魂之升上落是魄之
降下者也

勉齋黃氏曰鬼神之說其別有三在天之鬼神
陰陽造化是也在人之鬼神人死爲鬼是也
祭祀之鬼神神示祖考是也三者雖異其所
以爲鬼神者則同知其異又知其同斯可以
語鬼神之道矣

魯齋鮑氏曰陰陽一氣散在兩間觸目無非鬼
神者不隨他地頭去分別則混爲一區幽明

惑亂而人道不立矣故在天爲日月星辰風雨霜露四時寒暑必有鬼神行乎其間顯然可見書所謂禋于六宗是也自當作一類看在地則五嶽四瀆山君川后能出興雲雨以助化工不可謂無武成所謂所過名山大川是也自當作一類看有功德在民載在祀典如韓子所謂勾龍后稷以功孔子以德爲聖爲賢歷萬世而不可磨滅者自當作一類看

如人死曰鬼氣已散了子孫精誠聚處則祖考來格論語所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不特士祭其先爲然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有等級分劑不可踰越自當作一類看下而至於山夔土羵水罔木妖或懸箕附頴或生霆起鶴天地間自有此等遊魂鬼術足以惑人不可謂無但非正理亦當自作一類看

右論鬼神之情狀○愚按鬼神之說

先儒論之詳矣蓋天地之間陰陽之氣流動充滿莫非鬼神即天地之大言之日月雷電風雲雨露皆鬼神也春夏秋冬晦明晝夜皆鬼神也即人身之微言之動止語默寤寐噓吸皆鬼神也生長老死精氣魂魄皆鬼神也以至山川之融結潮汐之消長皆鬼神也草木之榮枯華實之開落皆

土木偶人像神者也魄魅魍魎則有精靈世俗以為神鬼不為失也至如宋儒汎然謂陰陽造化為鬼神則反失古聖賢之旨遠矣豈惟鬼神乎仁義誠敬忠恕性情無不皆然学者察諸

鬼神也不此之論而指土木偶人以為神魍魎魅魍魎以為鬼是皆愚民無知之論尚可以此論正大之鬼神哉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朱子曰非其鬼謂非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南軒張氏曰祀典自天子至於庶人各有其分而不可踰蓋天理也有是理則有是鬼神若於非所當祭而祭焉既無其理何享之有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程子曰祭先祖也祭
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范
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齊必見所祭者
誠之至也是故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
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爲實
禮爲虛也

或問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何也程子曰是氣
蒸成耳又問既有氣莫須有神否曰只氣便
是神也今人不知此理纔有水旱便去廟中
祈禱不知雨露是甚物從何處出却於廟中
求邪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却都不說著只
於土木人身上求之土木人身上有雨露邪
世人只因祈禱有雨遂指爲靈豈知適然
問先王祭享鬼神則甚謝氏曰是他意思別三
日齊五日戒求諸陰陽四方上下蓋是要集
自家精神所以假有廟必於涣與萃言孝雖

然如是以爲有亦不可以爲無亦不可這裏
有玅理於若有若無間斷制得去劄得曰如
此却是鶻突也曰不是鶻突自家要有便有
要無便無劄得鬼神在虛空中偪塞滿觸目
皆是爲他是天地間玅用祖考精神便是自
家精神○或問上蔡說鬼神云道有便有道
無便無與范氏說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
則無其神同否朱子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

其誠則無其神便是合有底我若誠則有之
不誠則無之合有底當有合無底當無上蔡
說得麁了這合當道有底從而有之則有合
無底自是無了便從而無之今却只說道有
便有道無便無則不可
問性卽是理不可以聚散言聚而生散而死者
氣也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氣也故聚
則有散則無若理則亘古今常存不復有聚

朱子之曰上蔡言鬼神我要有便有謂天地祖考之類要無便無謂非其鬼而祭之者你氣一正而行則彼氣皆散矣余謂上蔡言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則所謂要有便有要無便無只就宗廟祭祀之上而言之其意當與范氏說同朱說恐誤

散消長朱子曰只是這箇天地陰陽之氣人與物皆得之氣聚則爲人散則爲鬼然其氣雖已散這箇陰陽天地之理生生不窮祖考之精神魂魄雖已散子孫之精神魂魄自相屬故祭祀之禮盡其誠敬便可以致得祖考之魂魄這箇自是難說着既散後一似都無了然能盡其誠敬便有感格亦緣是理常只在這裏也

問人之死也不知魂魄便散否朱子曰固是散又問子孫之祭祀祖考有感格者如何曰畢竟子孫是祖先之氣他氣雖散他根却在這裏盡其誠敬則亦能感召得他氣聚在此如水一水波子孫之氣與祖考之氣亦是如此他那氣當下自散了然他根却在這裏根既在波漾後水非前水然却通只是此又却能引聚得他那氣在此此事難說要

人自看得

朱子曰古人到祭祀處便招呼得來問祖先已死以何而來曰人只是以我之祭承接其氣便有來底道理又曰人死雖是魂魄各散要之魄又較定須是招魂來接這魄要他相合聖人教人子孫常祭祀是要聚得他

問人之禱天地山川是以我之有感彼之有子孫之祭先祖是以我之有感彼之無朱子曰

神祇之氣常屈伸而不已人鬼之氣則消散而無餘然其消散亦有久速之異祭祀之感格或求之陰或求之陽各從其類求則俱來然非有一物積于虛空之中以待子孫之求也但主祭者既是他一氣之流傳則盡其誠敬感格之時此氣固寓此也又問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故齊戒祭祀則可以來格若旁親外親之屬則其精神非我之精神矣豈

天人一也故精誠感天而況人鬼乎先儒或言祖考與子孫一氣故有感格是甚乖其天地万物一體之言朱子此說足以破其陋矣

於此但以理感之而不以氣乎曰但所祭者其精神魂魄無不感通蓋本從一源中流出初無間隔雖天地山川鬼神亦然也

問祭天地山川而用牲幣酒醴者只是表吾心之誠邪抑有其氣來格也朱子曰若道無神來享時自家祭甚底肅然在上令人奉承敬畏是甚物若謂其有雲車風馬擁從而來則又誕矣

近世以異姓為繼嗣者多矣或疑神不歆非類是絕先祀也余為著異姓主祭祀辨其畧曰王制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太夫祭五祀祭法云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菑則皆祀之自六宗三望五岳四瀆以至先聖先師大厲公厲族厲先嗇先蠶先炊先牧之屬皆非其氣類而祭之者也若果無歆享則古先聖王何為制夫無用之儀文而不憚其煩也夫祭之大倫有二焉一曰修先二曰報功一氣感通不與焉祭

問鬼神中有謂祖宗是天地間一箇總氣因子孫祭享而聚散朱子曰他這說便是上蔡說道要有時便有道要無時便無是皆由乎人矣鬼神是合有底物事祖宗亦是同此一氣但有箇總腦處子孫這身上祖宗之氣便在此他是有箇血脉貫通所以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只為這氣不相關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雖不是我祖宗然

天地山川及先賢所以報功也祭祖宗所以修先也凡祭祀之禮莫非反本厚德焉修先報功其義一也以是推之雖異姓之子既繼其世襲其祿則祭其所後固其所也苟能盡其誠敬則其所後之祖考感格而歆享之也必矣則非絶祀之道也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出乎左傳狐突見共太子之鬼則是不經之談耳若或是古語也亦特言非其所祭而祭之則鬼神不歆而已矣非謂一氣感通之理也朱子言我主得他他氣便總統在我身上便是箇相關處是說也不達於先王祭祀之礼意猶一間耳

天子者天地之主諸侯者山川之主大夫者五祀之主我主得他他氣便總統在我身上便是箇相關處問祭古聖賢如何曰聖賢道在萬物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此氣便與相通如釋奠列許多籩豆設許多禮儀不是爲此姑謾爲之耳

問先生所答廖子晦書有云死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而根於理之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此莫是說天地之氣否朱子曰此氣只一般雖有天神地示人鬼其實則一若有子孫底固是引得氣聚不成無子孫底氣便絶了他血氣雖不流傳他那生生不已底亦自浩然日生而無窮禮諸侯祭其國之無後者如齊祭爽鳩氏之類盖他先主此國來理合祭他非在其國便不當祭理合如此便有此氣所以晉侯夢康叔云相奪予享當祭不

祭宜其如此又如晉侯夢黃熊入寢爲厲之神亦是此類不惟有子孫者方有感格其無子孫者氣亦未嘗亡也又問人死氣散若如此說氣又未嘗散也曰如今祭祀苟芒更是遠只是理合當祭便有此氣要之天地人只是一氣所以說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虛空拍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難以言曉也

或問祭夫子不當以塑像只當用木主曰向月自鹿洞欲塑孔子像於殿某謂不必但設一空殿臨時設席祭之不然只塑孔子坐於地上則可用邊豆簠簋今塑像高高在上而設器血於地甚無義理

問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司命中霤門戶行人之所用者有動有靜有行有止故亦有陰陽鬼神之理古人所以祀之然否朱子曰

有此物則有此鬼神莫非陰陽之所爲也若細分之則戶竈屬陽門行屬陰中霤兼統陰陽就一事之中又自有陰陽也

問今愚民於村落創立一祠合聚以祈禱之其神便靈何也朱子曰衆心之所輻湊便有生氣所以祭神必用血肉者蓋欲籍他之生氣耳如古人豐廟豐龜之意皆然輔廣曰人心聚處便有神故古人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亦是此理曰固是但古人之心正故其神亦正後世人心不正故所感無由而正因言古人祭山川只是設壇位以行禮祭時便有祭了便無故不褻瀆後世却先立一箇廟貌在此所以反致惑亂人心侍求非望無所不至

北溪陳氏曰大凡不當祭而祭皆曰淫祀無福田脈絡不相關之故後世祀典只緣佛老亂

了如老氏設醮以庶人祭天有何關繫如釋迦本是胡神與中國人何相關只如忠臣義士配享元勳君是已不當祭皆與我無干涉自聖學不明鬼神情狀都不曉如畫星辰都畫箇人以星君目之如泰山曰天齊仁聖帝在唐爲天齊王至本朝以東方主生加仁聖二字封帝帝只是一上帝而已安有二山而謂之帝今立廟儼然人形貌垂旒端冕衣裳而坐又立后殿於其後不知又是何山可以當其配而爲夫婦邪據泰山魯封內惟魯公可以祭今隔二江二淮與南方地脉全不相涉而所在州縣皆立東嶽行祠亦失於不講明之故南嶽廟向者回祿劉太尉欲再造問於五峯先生先生答以天道人事本一理在天爲皇天上帝在人爲太君五嶽視三公與皇天上帝並爲帝則天道亂矣太君有二則

人道亂矣而世俗爲貌像爲立配爲置男女
屋而貯之褻瀆神祇之甚南軒又詳之曰川
流山峙是其形也而人之也何居其氣之流
通可以相接也而宇之也何居皆可謂正大
之論可以發愚蒙破龍聾矣
陳氏又曰江淮以南自古多淫祀以其在蠻夷
之域不沾中華禮義狄仁傑毀江淮淫祀一
千七百區所存者夏禹伍子胥二廟伊川猶
以存伍子胥廟爲未是伍子胥可血食於吳
而不可血食於楚廟去狄公未久而淫祠極
多皆緣世教不明而世俗好怪耳○今按程
子遺書載范文甫赴河清尉問於伊川先生
曰到官三日例須謁廟如何伊川曰正著謁
之如社稷先聖是也其他古先賢哲亦當謁
之又問城隍如何曰城隍不與土地之神社
稷而已又問恐駭衆聽曰昔狄仁傑毀江淮

淫祠千七百處所存惟吳太伯伍子胥耳今人做不得以謂時不可是誠不然只是無狄仁傑耳當時子胥廟存之亦無謂陳氏又曰後世看理不明諸神廟有靈感響應者則以爲英靈神聖之祠在生必聰明正直之人也殊不知此類殺有曲折一樣是富貴權勢等人如伯有爲厲子產所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之類一樣是壯年蹈白刃而死英

魂不散底人一樣是生稟氣厚精神強底人死後未便消散一樣是人塑神像時捉箇生禽獸之猛鷙者如猴鳥之屬生藏於腹中此物皆生被劫而死魂魄不散便會有靈一樣是人心歸以爲靈則人精神都聚在那上便自會靈一樣是山川雄峙廟宇坐得其穴其氣自靈又有是人之本心自有靈處自極其誠敬則精神聚會凡所占之事自有脈絡相

開便自然感應只緣都是一理一氣所謂齊戒以神明其德即此意

唐玄宗好鬼神以太常博士王璵爲祠祭使祈禱或焚紙錢類巫覡習禮者蓋之○致堂胡氏曰古者祭必用幣所以交神猶人之相見有贄以爲禮非利之也後世淫祀既衆於是廢幣帛而用楮泉是以賄交于神也使神而果神也夫豈可賄使其不神而可賄也又安用事雖然王璵行之而世以爲善則當時猶未盡用也今舉四海用之而未有革之者不亦悲乎

又論祭祀感通之理○愚按古人之祭祀鬼神非以求福也將以盡報本之意耳是以竭其誠敬焉其時物而奉其祭祀故能致鬼神之來格後世此理不明其所以事鬼神者既無誠

敬之心徒從事於禱祈之語於是古
人報本之意亡矣吁

理學類編卷之六 臨江後學張九韶美和編輯

人物

易繫辭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
化生○朱子曰絪縕交密之狀醇謂厚而凝
也言氣化者也化生形化者也○魯齋鮑氏
曰天地是箇初陰陽之氣結成立其大者以
爲之主便是箇坯樸子然後爲父爲母生人

故字失刪

生物千變萬化皆不出此所以充塞宇宙何莫非陰陽之氣也

禮記曰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朱子曰天地之德理也陰陽之交鬼神之會氣也交者其氣之妙合會者其氣之凝聚而成形者也○眞氏曰天地之理人之所得以爲性者也陰陽鬼神五行皆指氣而言此天地之理人之所得以爲性者也陰陽鬼神五行皆指氣而言流行天地之間而人之所得以爲形者也然氣之流行理實寓焉非氣之外有所謂理也但理無不善氣則有清濁昏明之不同耳○北溪陳氏曰禮運言人者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說得亦親切此眞聖賢之遺言非漢儒所能道也蓋人受陰陽二氣而生此身莫非陰陽如氣陽而血陰脉陽而體陰頭陽而足陰上體爲陽下體爲陰至於口之語默目之

寤寐鼻息之呼吸手足之屈伸皆是陰陽分
屬不特人如此凡萬物皆然
周子曰無極之真二氣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
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
而變化無窮焉○朱子曰真以理言精以氣
言妙合者太極二五本混融而無間也凝者
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爲之主而陰陽五
行爲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

萬物皆然大失古人立言之旨北溪只主陰陽故不覺有此失也

氣化之說前儒習而言之然其實不可知也是猶天地開闢之說亦想像臆畫爲耳

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
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
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
生變化無窮矣又曰無極是理二五是氣無
極之理便是性性爲之主而二氣五行經緯
錯綜於其間也凝只是此氣結聚自然生物
若不如此結聚亦何由造化得萬物出來
程子曰萬物之始氣化而已既形氣相禪則形

後自當作自後

化長而氣化消〇朱子曰氣化是當初一箇
人無種後自生出來底形化却是有此一箇
人後乃生生不窮底
程子曰陰陽之運升降盈縮未嘗少息陽常盈
陰常虧一參差不齊而萬變生焉譬如磨旣
行齒都不齊旣不齊便生出萬變〇朱子曰
太極分開只是兩箇陰陽都括盡天下事物
千變萬化只是他兩箇陰氣流行則爲陽陽

古人言萬物之靈五行之秀是統人之貴於禽獸耳但會其大旨可矣若深則恐傷於鑿矣

氣流行則爲陰只這一氣消長進退做出古
今天地間無限事出來
程子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〇朱子
曰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只說五行而不說陰
陽者蓋做這人須要五行方做得成然陰陽
便在五行中如甲乙木甲便是陽乙便是陰
丙丁火丙便是陽丁便是陰不須更說陰陽
而陰陽在其中矣

安知麒麟非他獸之所生氣化之說無有憑據

當初已有氣化之人而今何無有雖有形化無害於氣化今無氣化何也

程子曰隕石無種種於氣麒麟無種亦氣化厥初生民亦如是至如海濱露出沙灘便有百蟲禽獸草木無種而生此猶是人所見若海中嶋嶼稍大人不到者安知其無種之人不生於其間若已有人類則必無氣化之人又問人初生時還以氣化否曰此必燭理當徐論之耳如海上忽露出沙嶋便有草木生有土而生草木不足怪既有草木自然禽獸生焉曰今天下未有無父母之人古有氣化今無氣化何也曰有兩般有全是氣化而生者若腐草化爲螢是也既是氣化到合化時自化有氣化生之後而種生者且如人身上著新衣服過幾日便有蟣蝨生其間此氣化也氣既化後更不化便以種生去此理甚明

安知蟣虱種生後非無復有氣化而同時並生者乎憾不得問之蟣虱也

張子曰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盖天地之氣生之也○朱子曰

上古水無舟陸無路雖一漢土山河為阻人不相通況邦域隔絶者乎而各國各地自有人類則所謂兩箇人各國各地別是蒸結耶如是之說創辨創意疑老子所謂多言屢窮者非邪

天地之初如何討箇種自是氣蒸結成兩箇人後方生許多物事所以先說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後方說化生萬物當初若無那兩箇人如今如何有許多人那兩箇人便似而今人身上蝨自然變化出來

張子曰遊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或問橫渠此言是言二氣混沌之初天地未判之時爲復是亘古亘今如此朱子曰只是統說只今便如此又曰晝夜運而無息者便是陰陽兩端其四邊散出紛擾者便是遊氣以生人物之萬殊此正如麪磨相似其四邊只管層層撒出天地之氣運轉無已只管層層撒出人物其中有麤有細故人物有偏有正有精有粗又曰陰陽循環如磨遊氣紛擾如磨中出者易曰剛柔相磨八卦相盪此陰陽

之循環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遊氣之紛擾也○鮑氏曰一元之氣略無停間只是生出許多物天地只是包得許多氣在裏無出處衆一番便生一番物造化之運如磨其生物似磨中撒出來有精有粗只是不齊張子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朱子曰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予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人物並生於天地間其所資以爲體者

皆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者也其所得以爲性者皆天地之志爲氣之帥者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之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爲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已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

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已之儕輩矣○北溪陳氏曰塞字是就孟子浩然之氣塞乎天地句掇一字來說氣帥字是就孟子志氣之帥也句掇一字來說理

朱子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必因是氣

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
後有以爲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
後有以爲魂魄五藏百骸之身周子所謂無
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正謂此也然
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
得其偏且塞者爲物是以或貴或賤而不能
齊也

或問太極圖下一圈固是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各有一太極也若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方
始萬物化生易中却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
有萬物然後有男女如何朱子曰太極圖所
說乃生物之初陰陽之精自凝結成兩箇後
來方漸漸生去萬物皆然如牛羊草木皆有
牝牡一爲陽一爲陰萬物有生之初亦各自
有兩箇故曰二五之精妙合而凝

姜嫄簡狄之事、是附會之說耳、王充論衡論之詳矣、

朱子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凝體於造化之初一氣交感化生萬物流形於造化之後者理之常也若姜嫄簡狄之生稷契則又不可以先後言矣此理之變也

魯齋鮑氏曰天地之氣交而生人物觀其所交則氣之所至可以知其類之所從出矣天氣交乎地於人爲男於物爲牡地氣交乎天於人爲女於物爲牝男女牝牡又自交而生生化化之類不窮人物既生氣隨天地之氣升降交感人得天地之中氣四方之氣無不感物得天地之偏氣而亦各隨所感故觀天地之氣交可以知人物之初生矣觀天地之氣感可以知人物之相生矣

問人之生也精氣凝時此理便在氣上否朱子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雖是一齊都有必竟是理爲主然氣有清濁清者爲氣濁者爲質

天地之氣交應無古今之異而今無人物之初生者何也觀天地之氣交以知人物之初生恐亦帝上之論耳、

清者屬陽濁者屬陰知覺運動陽之爲也骨
肉毛血陰之爲也○勉齋黃氏曰水火之氣
一濕一燥水濕極而生木火燥極而生金木
物始生亦精與氣聚而爲之耳精濕而氣燥
精沉而氣浮故精爲貌而氣爲言精之盛者
濕之極故爲木爲肝爲視氣之盛者燥之極
故爲金爲肺爲聽大抵貌與視屬精故精衰
而目暗言與聽屬氣故氣塞而耳聾

朱子曰天之生此人無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
性亦何嘗有不善但欲生此物必須有氣然
後此物有以聚而成質而氣之爲物有清明
昏濁之異禀其清明之氣而無物欲之累則
爲聖禀其氣清明而未能純全未免微有物
欲之累而能克以正之則爲賢禀其昏濁之
氣又爲物欲之所蔽而不能去則爲愚不肖
是皆氣禀物欲之所爲而性之善未嘗不同

也

朱子曰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有是氣必有是理但稟氣之清者爲聖爲賢此如寶珠在清冷水中稟氣之濁者爲愚不肖此如寶珠在濁水中所謂明明德者是就濁水中揩拭此珠也物亦有是理又如寶珠在至污處然其所稟有些明處就上面便自不昧如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是也

方員象天地漢土舊說若用制作多取則爲不特頭足之象也今皆可廢矣

朱子曰人得其氣之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氣之偏故是理塞而無所通且如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下尾反向上物之有知者不過通得一路如烏之知孝獺之知祭犬之能守鄭牛能耕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所以與物異所爭者此耳

朱子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絶不同氣相近如知寒暖識飢飽好生惡死趍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義上有一點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

問人稟天地五行之氣然父母所生與是氣相值而然否朱子曰便是這氣須從人身上過來今以五行枝幹推筭人命與夫地理家推擇山林向背皆是此理然又有異處如磁鍼中器物聞說千百件中或有一件紅色大段好者此是異稟惟人亦然聲鯀之生舜禹亦猶是也

問人物皆稟天地之理以爲性皆受天地之氣以爲形若人稟之不同固是氣有昏明厚薄之異若在物言豈之不知是所稟之理便有不

全邪亦是緣氣稟之昏蔽有不同邪朱子曰
惟其所受之氣只有許多故其理亦只有許
多如犬馬形氣如此故只會得如此事又問
物物具一太極則是理無不全也曰以理言
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則不能無偏
問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獺之報本雎鳩
之有別物雖得其一偏然徹頭徹尾得義理
之正人合下具此天命之全體乃爲物欲氣
稟所昏反不能如物之能通其一處而全盡
何也朱子曰只有這一路通便却專人却專
事理會得豈便卻泛泛所以易昏
問鳥獸亦有知覺但他知覺有通塞草木亦有
知覺否朱子曰亦有如一盆花得些水澆灌
便敷榮若摧折他便枯悴謂之無知覺可乎
周茂叔窓前草不除云與自家意思一般便
是有知覺只是鳥獸底知覺不知人底草木

底知覺又不如鳥獸底

朱子曰草木都是得陰氣走飛都是得陽氣各分之草是得陰氣故草弱木是得陽氣故木堅走獸是得陰氣飛鳥是得陽氣故獸伏草而鳥棲木然獸又有得陽氣者如猿猴之類是也鳥又有得陰氣者如雉鴿之類是也雖草木都是得陰氣然却有陰中陽陽中陰者問動物有知植物無知何也朱子曰動物氣故能知植物雖不可言知然一般生意亦可見若戕賊之便枯悴不悅懌亦似有知者

朱子曰冬間花難謝如水仙至脆弱亦耐久如梅花蠟梅皆然至春花則易謝若夏間花則尤甚矣如葵榴荷花只開得一兩日必竟冬時其氣自固故難得謝若春夏間纔發便發盡了故不能久又云大凡花頭大者易謝果實亦然如梨樹極易得衰謝將死時須猛結

朱子於大極圖說先天四圖之類好說陰陽五行是未免乎漢儒之陋也嗚呼聰明如朱子而猶拘拘於此余每深惜之

一年實了便死此亦是氣將脫也

朱子曰古者伏羲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想聖人心細雖鳥獸羽毛之微也盡察得有陰陽今人心麁如何察得因言凡草木禽獸無不有陰陽鯉魚背上有三十六鱗陰數也龍脊上有八十一鱗陽數也龜背上文中間五段者五行也兩邊各有四段者八卦也周圍二十四段者二十四氣也箇箇如此又如草木

樹木向日處堅實者烜燥也背日處靈軟者不燥也屍之浮水亦男伏女偃是男前重女後重也非為陽氣在背在腹故也

之有雌雄銀杏桐楮牝牡麻竹之類皆然又樹木向陽處則堅實背陰處必虛軟男生必伏女生必偃蓋男陽氣在背女陽氣在腹故也

程子因見賣兎者曰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何必圖書只有此兎亦可作八卦數便在中可起古之聖人只取神物之至著者耳只如樹木亦可見數兎何以無尾只為是陰

猴無尾、狐長尾、豈曰猴是陰物、狐是陽物也、尾之長短、不可以論陰陽矣、如雉尾之上下、特以燥濕耳、亦猶以炭之輕重候晴雨也、何有於其為盛陽之物哉、此等之說、雖不足辨、因使後学知區區小辨多窒碍處、

物大抵陽物尾長陽盛者尾尤長如雉是盛陽之物故尾極長又其身文明今之行軍者多植雉尾車上以候雨晴天將雨則先垂向下纔晴便直上

程子曰動植之分有得天氣多者有得地氣多者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然要之木植亦兼有五行之性在其中只是偏得土之氣故重濁也○朱子曰本乎天者親上凡動物首向上是親乎上人類是也本乎地者親下凡植物首向下是親乎下草木是也禽獸首多横生所以無智此本康節說

程子曰近取諸身一身之内百理具備背在上故為陽胸在下故為陰至如男女之生已有此象天有五行人有五藏心火也著眥天地間熱氣乘之則便須發燥肝木也著眥天地間風氣乘之則便須發怒推之五藏皆然孟

孟子曰人之有是四端猶其有四體也是特以四端喻四體耳非以四端為四體也

子將四端便爲四體仁便是箇木氣象惻隱之心便是箇生物春底氣象羞惡之心便是秋底氣象推之四端皆然此箇道理雖牛馬血氣之類亦然都恁具備只是流形不同各隨形氣後便昏了他氣如子愛其母母愛其子亦有木底氣象又人皆有羞惡之心如避害就利別所愛惡一一理完更如獼猴尤似人故於獸中最爲智巧童昏之人見解不及者多矣然而惟人氣最清可以輔相裁成立乎天地之間所以爲三才

問理是人物同得於天者如物之無情者亦有理否朱子曰同有是理如車只可行之於陸北溪陳氏曰人物之生不出乎陰陽五行之氣本只是一氣分來有陰陽陰陽又分來爲五行一與五則管分合運行便有參差不齊有

果此說之是乎如未道下之人應是兩眼在頭頂學者聞見未博不可輕參臆說

淸有濁有厚有薄且以人物合論同是一氣但人得氣之正物得氣之偏人得氣之通物得氣之塞且如人形骸却與天地相應頭圓象天足方居下象地北極爲天中央却居上象天足方居下象地北極爲天中央却只在天之南故人之兩眼皆在前海鹹水所歸在南之下故人之小便亦在前下此所以爲得氣之正物則禽獸頭橫植物頭向下枝葉却在上此皆得氣之偏處人氣通明物氣壅塞人得五行之秀故爲萬物之靈物氣塞而不通所以義理皆不通

曾齋鮑氏曰人頭圓頂天足方履地面南背北左東右西耳聰目明手舉足履無不通正君臣父子五典之倫仁義禮智五常之性根於心而著於外得其氣之淸者爲聖爲賢得其氣之濁者爲愚爲不肖至於近東者多仁而

地体有南北而無東西故寒暑剛柔南北不同而東西無異其有仁慈暴悍之異者蓋習俗美惡教化深淺使然也非以東仁西義故也今親我邦東西風俗之異可見其理矣

西向當作横向蓋傳寫之誤

柔近西者多義而剛亦氣禀之異不得不然
夷狄亦人類悍暴無禮義者以其得地尤偏
故禀氣亦偏氣使然也非性也人直生禽獸
横生草木倒生横生者得氣尤偏故首西向
者仁得西者義所以當卯酉之位禽雖横而
首昂與獸微異亦得東方之氣者仁得西方
之氣者義鱗甲毛蜾之類又氣之漸入於地

蒼龍白虎以星象名之耳非為龍虎之性得東西也魯之春秋書獲麟召南之詩咏騶虞說文因是為東西之獸耳亦非謂其性也親云西方仁獸其意可見矣

其大過者上蓋脫害者常義一句

者也倒生者得入地之氣得西北者剛得東南者柔天下之類盡之矣龍得正東虎得正西故東有蒼龍西有白虎說文麒麟東方仁獸騶虞西方仁獸凡得東氣皆角得西氣皆齒角者常仁其不及者亦柔而易馴如牛羊之類是也其太過者必剛而多賊如豺狼犬豕之類是也西方獸皆宵行東方獸宵多瞑惟龍不麗此數神故也禽横而首昂以氣離

地以上漸近乎天故首昂而能飛然東南者自下而升首短尾長羽多文其將飛必騰而上西北者自上而降首長尾短羽多玄縞其將飛必墜而下亦有仁義存焉升之小者爲雞雉飛不離地大者爲鸞鳳飛冲天降之小者爲鴟爲鶴飛近天極爲梟鴨飛搶地至於入水東南夜瞋西北夜飛自戌至酉漸入地自寅至卯漸出地故西方爲甲蟲蜾蠃常多生氣

墊氣漸入故也東方爲鱗蟲羽蟲常多生氣漸出故也故龜鼈之類善伏息魚蛇之類善變化陰陽變化升降使然也草得入地之氣故皆倒生與人正相反盖氣有逆順不容不然生於東者枝秋落春夏榮生於西者剛春落秋冬榮枝葉向陰枝不離地故獸宿之且食其葉木實向陽木參乎天故禽棲之且食其實各從其類也

質有厚薄美惡宜言賦質至美粹字不穩

北溪陳氏曰若就人品上論則上天所賦皆一般而人隨其所值又各有清濁厚薄之不齊惟聖人得氣至清賦質至粹如堯舜於清粹之中又得氣之高厚所以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至享國皆百餘歲是又得氣之最長者如夫子亦得至清至粹然稟得不高厚止栖栖爲一旅人而所得之氣又不甚長止得七十餘歲自聖人以下各有分數顏子亦清明純粹亞於聖人只緣氣不長所以夭死大抵得氣之清者不隔蔽理義便呈露昭著如銀盞中滿貯清水自透見盞底銀花子甚分明若未嘗有水然賢人得清氣多而濁氣少清中雖有些查滓未能昏蔽他所以聰明也易開發自大賢以下或清濁相半或清少濁多昏蔽得厚了如盞底銀花子看不見欲見得須十分加澄治之功若能力學也解變化氣質

氣者心也質者體也氣有清濁剛柔質有美惡厚薄知愚出於氣賢罷係於質能者相養相濟不能者相害相敗而聰明者多不敦篤〻〻者多不聰明豈其氣清者質必惡而質美者氣必濁乎譬之猶松柏壽而無華禿李華而無壽也亦物之常情然也

轉昏爲明有一般人稟氣清明於義理上儘看得出而行爲不篤多般詭譎是又賦質不粹此如井泉甚清貯在銀盞裏面亦透底清徹但泉脉從淤土惡木根中穿過來味不純甘以之煮白米則成赤飯烹茶則酸澁是有惡味夾雜了又有一般人生下來於世味一切簡淡所爲甚純正但與說到道理處全發不來是又賦質純粹而稟氣不清此如井泉

脉味純甘絶佳而有泥土混濁了終不透瑩又有一般人甚好說道理只是執拗自立一家意見是稟氣清中被一條戾氣來衝拗了如泉出來甚清却被一條別水横衝破了及遭巉岩石頭横截衝激不帖順去反成險惡之流看來人生氣稟有多少般樣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不可一律齊畢竟清明純粹恰好底極爲難得所以聖賢少而愚不

尚者多

右論人物之始生○愚按論人物始生於天地肇判之初則由氣化而後有形化張于所謂天地之氣生之是也論人物始生於結胎受形之初則由精氣之聚而後有是物朱子所謂陰精陽氣聚而成物是也由是言之則人也物也氣也形也孰有出於陰陽之外哉又按淮南子精神訓言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地也萬物背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故一月而膏二月而胅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體以成五藏乃形而醫書之說亦然因附見于此

淮南子萬物上有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三句沖氣以爲和以上皆引老子之文也今既刪畧原文宜亦刪萬物背陰二句不然与下文一月以下專言人生者不相接續

邢昺孝經疏云性生也言天地所生惟人最貴也後儒或与橫渠所謂天地之性混說也

人既有義矣非性善而何荀子唱性惡者故反孟子也荀又曰塗之人可以為禹矣是即人皆可以為堯舜也要之不能与孟子反亦可見孟子之言至善不可易矣

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龜山楊氏曰人稟五行之秀氣而靈於萬物者也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然人之下愚卒至於同乎物者豈賦予之異哉失其性而自賊之過也

荀子曰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之貴也

董子曰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之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

周子曰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朱子曰人物之生莫不有大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爲最靈

虎狼能食飛走又食人豈又貴於人耶是非所以論人之貴也

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

邵子曰飛者食木者走者食草人則兼之而又食飛走也故最貴於萬物也

朱子曰得天地之中氣爲人而四方之氣無不具故人爲天地之貴萬物之靈也

朱子曰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之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爲萬物之靈也

朱子曰天之生物有血氣知覺者禽獸是也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生氣已絶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也但其分之殊則

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爲最靈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草木枯槁則并與其知覺者而亡焉但其所以爲是物之理則未嘗不具耳

右論人爲物之靈○愚按人與萬物並生於天地之間當知自貴於物則天以是理賦於我而我自貴於物則是理賦於我而我受之以爲性者可不自盡其道哉苟不能盡其道而甘自棄於殄絶之域則是生與禽獸同行死與草木同腐

吁可哀也已

程子曰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爲屈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卦言七日來復其間天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

始便有終○朱子曰此段爲橫渠形潰反原之說而發○按張子嘗曰形聚爲物物潰反原反原者其遊魂爲變乎故程子辨其非○果齋李氏曰屈伸往來者氣也其所以屈伸往來者理也往而屈者其氣已散來而伸者其氣方生生生之理自然不窮若以既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則是天地間只有許多氣來來去去造化之理不幾於窮乎釋氏不明乎此所以有輪廻之說

程子曰凡物之散其氣遂盡無復歸本原之理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資既返之氣以爲造化哉況既返之氣已散豈有復在天地之間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其造化者自有生氣至如海水潮因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已涸之水來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只是理也

張子曰浮圖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惑者指遊魂爲變爲輪迴未之思也今浮圖劇論要歸必謂死生流轉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

鮑若雨問輪迴之說凡爲善者死則復生爲人爲惡者死則變爲禽獸之類切恐有此理何則凡稟冲氣以生者未始不同聖人先得人之所同者而踐履之故能保合太和至死其氣寧會於冲和之氣造化之中自然有復生爲人之理惡者平居作惡而冲氣已喪至死其氣則會于謬戾之所造化之中自然有爲禽獸之理如何程子各日未知生焉知死知生則知死矣知原始則能要終矣○今按程子此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能原其始之所以生而要其終之所以死則輪迴之說不辨自明矣

致堂胡氏曰佛之言曰衆生各因淫欲而正性命使世人皆離此以證無生其不能然則愛爲根本死於此生於彼或人而爲畜畜而爲人輪轉相尋無有窮已故人貴脩行不殺免於報身隨念之善即生樂處欲驗其不然者請有以質之羽毛鱗介與夫蠕蚑肖翹之物在天地間抑有定數乎抑無定數乎若有定數則安知人死爲畜畜死爲人也若無定數則自古及今人與禽獸相爲死生不過此數以大較論之人殺禽獸不可謂少矣禽獸能殺人者無幾是當禽獸日加多充滿于宇內人日加少遂至於無人然後報復之事信矣而有不然者太平之際人得其養海內之戶以千萬計于時動物亦不可勝用若禽獸爲人則禽獸宜凋耗而反加繁多喪亂之後人失其養或至千里人煙斷絶于時庶類亦不

能獨茂若人爲禽獸則禽獸宜繁多而反以凋耗此以目睹實事而質之者一也人之寐也氣不離形識知固在也而不能於寐之中自知其寐也其將寐也雖大聖人亦不能卓然知寐與寤之分際也死之異於寐也以方寤之時或呼之或觸之矍然而覺也死則不能矣呼之觸之矍然而覺矣其寐之熟也則與昧冥漠與死者無異又況於氣既離形如

光之脫火知識泯滅不可復陽乃曰我有一念由吾所積皎然隨善惡所感而有所如往哉此又以聚散眞理而質之者二也智者即是以思之則輪轉之有無亦可識矣

朱子曰歸根本老氏語畢竟無歸這箇何曾動此性只是天地之性當初不是自彼來入此亦不是自往而復歸如月影在這盆水裏除了盆水這影便無了豈是這月影又飛上天

去歸那月裏哉又如這花落便無這花了豈是歸去那裏明年又復來生枝上哉

朱子曰人死終歸於散然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然已散者不可復聚釋氏却謂人死爲鬼鬼復爲人如此則天地間常只是許多氣來來去去更不由造化生生必無是理也

問禮記言魂氣歸于天與張子形潰反原之說如何朱子曰魂氣歸于天是消散了正如火煙騰上有散而已論理大槩是如此然亦有死而未遽散者亦有寃恨而未散者然亦不皆如此

朱子曰死則氣散泯然無跡是其常也有託生者是偶然聚得不散又去湊著那生氣亦能再生然非其常也問人死爲禽獸恐無此理然嘗見永春人家生子耳上有猪毛猪皮者

人呼氣時口腹俱張吸氣時口腹俱翕耳上云呼氣時第二口氣已生故腹脹及吸氣時從裏趕出故腹厭下云吸氣時住得一霎時第二口氣又出其言矛盾不可曉

何也曰此不足怪向見籍溪借事一兵胸前有猪毛睡時作猪鳴此只是稟得猪氣耳

朱子曰人呼氣時腹却脹吸氣時腹却厭論來呼而腹厭吸而腹脹乃是今若此者蓋呼氣時此一口氣雖出第二口氣已生故其腹脹及吸氣時其所生之氣又從裏趕出故其腹却厭大凡人生至死其氣只管出出盡便死如吸氣時非是吸外氣而入只是住得一霎時第二口氣又出若無得出時便死○今按朱子此語尤可證輪廻之說蓋所呼之氣既出而所吸之氣即生非謂所吸之氣即所呼之氣也造化之理生生不窮明乎此則輪廻之說不足辨矣

平巖葉氏曰精氣聚則爲人散則爲鬼散則漸滅就盡而已釋氏乃謂神識不散復寓形而受生是不明鬼之理也

輪廻之說出於佛教
老佛當作佛氏南
史范縝傳云縝嘗
侍竟陵王子良〻〻
精信釋教而縝
盛稱無佛著神
滅論范縝之論
亦無關於老此
云老佛偶誤言
之耳

右論輪廻生死之辨○愚按輪廻之說起於老佛之徒儒者非之是也然自聖賢之教不明於天下世俗之人惟老佛之言是信故南齊范縝嘗著論以辨之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也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斯言有理故併錄之

理學類編卷六